



古文觀止

下冊

吳楚材
吳侯選
調

古文觀止

下冊

中華書局

古文觀止

(全二冊)

吳楚材 吳調侯選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9 1/4印張·359,000字

1959年9月新1版

1963年5月上海第5次印刷

印數：54,501—74,550 定價：(7) 1.90元

統一書號：10018·236 56.9.文學舊型

古文觀止卷之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上。

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

詔書累下、郡縣逼迫、

密上此疏。侍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釁、艱難禍罪也。夙、早也。閔、憂也。○二句總下。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父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

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

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一段、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既無叔伯、終鮮上

兄弟。門衰祚薄、

門戶衰微、祚、福祚淺薄。

晚有兒息。

兒息得之甚晚。

外無耆功強親、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

耆、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也。強、強爲親近也。童、僕也。

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煢煢、孤獨貌。孑、單

也。弔、問也。唯形自相弔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

嬰、加

常在牀蓐。

蓐、褥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一段、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逮奉聖朝、晉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擊、無主、養之事。一次陳情辭不赴命。在前。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尋、俄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猥委、以微賤、當侍東

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猥、頓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大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兩次陳情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切峻、而

嚴峻也。逋、緩也。慢、倨也。○連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責臣、催臣、文法錯落。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州縣不從。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後二足長。

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育。矜、憐、養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僞朝、僞朝、謂蜀漢也。對

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

自矜、故今臣亡國賤俘、俘、○軍所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言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聲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為命。區區、猶動動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臣密今年四十有

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為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況臣、且臣、今臣、是臣、文法更圓轉。臣

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達。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

保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後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從初言嫁之。後

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贖、為穎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升、犬馬怖懼之情、謹拜

表以聞。

歷敘情事、俱從天真寫出、無一字虛言飾。晉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一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王性之言、自爾悲憫動人。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永和、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時當暮春、王

羲之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凝之、渙之、元之、獻之等、以修禊事也。禊、被除上巳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不祥也。

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此句點出所以會之故。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做。此地有崇山峻嶺、茂

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湍、平聲。映帶左右、脩、長也。湍、波流之貌。○做地。引以為流觴曲水。

因曲水以泛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折一句、跌入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

幽情。皦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嗚呼、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做樂。○做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之感。夫人之

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于涉獵者。或

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舍、

或靜或躁。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總是一樣及得意。

其所之既倦、之住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却又一時一事論。○此向之所欣、

俛仰之聞、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俛仰之頃、為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

申足上文、即通入死生正意、何等靈快。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總歸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

死生之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為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

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此齊彭殤之說也。

也。言人莫不與感于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為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嘗見吾已杳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

影也、能不悲乎。○一齊收捲、眼疾手快。故列敘時人、敘在會錄其所述、羣賢少長、賦詩等事。○二句應前雖世

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一與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

死生、覽我斯文、亦當同我之感。○覽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應前臨文之文字。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歎之中、自有無

窮途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淵明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田園將蕪、無胡不歸。蕪、謂草也。胡、猶何也。○自斷之詞。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為形體所役。此我自為之、何所惆悵而獨為悲乎。○自責之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以早回。

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祿之非也。○自悔之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行舟而歸。○一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微、光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一段到此。○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將謂、曲居開三徑、潘亦慕之、言久不行

已就荒蕪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

幼、有室、有酒、有樽、所需裕如。

傲、審容膝之易安。柯、樹枝也。一段室中樂事。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以流憩、契時矯首而遐觀。田園之中、日日遊涉、自成佳趣。流憩、周流而憩息也。喬、舉也。一段園中之樂。雲無心以出

岫、就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山有穴曰岫。漸陰也。盤桓、不進

也。一段園中暮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煙、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駕言、用詩駕言出遊句。一段與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不絕交遊、即不如不歸之愈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

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親戚、指鄉里故人。有事、謂耕作也。疇、田也。一段插入田事。或命

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巾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船

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行休、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高、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求而不得之意。一段收

盡歸去來一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仙都也。一段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富貴之旨。帝鄉、仙都也。一段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富貴之旨。帝鄉、仙都也。一段言不欲為官、亦不能為富貴之旨。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

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東臯、管田之所。春事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聊、且也。乘、陰陽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〇樂

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于道者不能。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太原、孝武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為業。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便奇。忽逢桃花林。妙在以無意得之。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續

聲、品平紛。〇寫出異境。續紛、雜亂貌。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漁人亦不凡。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亦是無意中得。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善于點景。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人。俗人至此便反矣。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一天地。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酌、悉如外人。做山中人物。黃髮垂髻、調、並怡然自樂。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髻、小兒垂髮。○純然古風。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平、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妙在漁人全無驚怪。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到山來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真是目空千古。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歎惋者、悲外人屢遭世亂也。○敘兩邊問答簡括。餘人

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避世人多情如此。此中人語、云、不足

為外人道也。叮嚀一句、逸韻悠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漁人、亦大及有此人。

郡下、詣太守說如此。講、至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路。太守欲問津而不得。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尋、俄也。○高士欲問津而不果。後遂無問津者。悠然而住。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為仙為隱。靖節當晉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傳不以地

亦不詳其姓字、

傳不以名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

號焉、

取號大奇

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

一似無所嗜好者、却又好書嗜酒、

好讀書、不求甚解、

是為

善於讀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蓋別有會心處、

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

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是為深得酒趣者、

既醉而退、曾

不吝吝、

情去留、

適得本來面目、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晏如也、

領得孔、顏樂處、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超然世外、

贊曰、黔婁_{古高}有言、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

為若人之儔而言、

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想見太古

風

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瀟灑澹逸、一片神行之文。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

刻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彥倫隱于此。後應詔出為海鹽令。秩

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故云北山移文之意。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
俗。志趣塵

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度、此也。干、觸。○行極清高。吾方知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為必

不可得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亭亭、高聳貌。皎、

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屣、草履。言視千金萬乘、如草芥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值薪歌

於延瀨、日、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

焉。此等隱者、世亦有之。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反不

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乍迴跡以心

染、或先貞而後黷、乍、暫也。迴、避也。暫避跡山、而心猶染于俗也。黷、垢也。何其謬哉。謬、誑也。此等隱者、何其欺誑人世、一至此

哉。○已上泛論夫隱者、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尚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仲長統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言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

無人賞樂。○承上世有周子、周顛、字彥倫、汝儻俗之士。儻俗、俗中儻士也。既文既博、

亦玄亦史。玄、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實少。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

先薦。顏闔對曰、恐褻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嚙然、似喪其偶。言顯無本性、但學習此一人之隱遁也。竊

吹草堂、濫巾北岳。竊、盜也。吹、借用吹竽之吹。齊宣王好竽、必三百齊吹。南郭先生不學者、而吹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齊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竽、

欲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僭也。巾、隱者之僭服。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

皋、乃纓情於好爵。皋、澤也。纓、繫也。好爵、謂人爵也。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其始至也、顯始至北山時。將欲

排巢父、拉蠟、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風情

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

長往故歎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勦玄玄於道流。顯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

玄。釋部、佛經也。覈、考也。玄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務光、夏時人。湯得天

而逃。涓子、齊人也。好餌朮、隱于岩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鳴騶、載詔書車馬也。鶴書、即詔書。

在漢謂之尺一簡。勢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忘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焚芟、

為衣、五文也。今皆焚裂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煙入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 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

城之雄、冠去聲、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紐、繫也。縮、貫

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縣、大率百里、言越衆城而為 道帙長

擯、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控孔、惚總、裝其懷。袂、書衣也。擯、

也。埋、藏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

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今已斷絕無續也。綢、籠張趙於

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

令。籠架、謂包舉也。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希蹤、希做賢豪蹤跡也。使其高霞

牧、九州牧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顯繼志如此。是後一截人。

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伫。

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礪、水礪也。摧至於還

颿標、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

蕙、香草、山人其以為帳。因山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也。投、棄也。

漢疏廣、棄官而歸東海。幽人佩蘭、故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

攢峯竦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南嶽、謂南山也。朝、調也。隴、亦

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

蘿、女蘿也。施于松柏。今

既無人、故遣擺之。西山、謂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也。臯、澤也。素謁、謂以情素相

告也。馳騁、宣布也。謂宣布于人、使盡知之也。○以上言其遺羞山靈、所以醜之也。今又